

伊通文史资料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吉林省伊通县委员会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

目 录

清末民初土匪史料

- 刀砍杨玉树……………王喜荣 (1)
仁义军袭击县城……………王喜荣 (9)
千里追剿南平匪……………许长春 (13)
伊通保卫团追击土匪仁义军……………许长春 (19)

五八连哗变史料

- 五八连哗变的经过……………赵炳州 (23)
五八连哗变的内幕……………冯春武 (28)

一九三一年土匪破县城史料

- 一九三一年破县城的起因……………王悦安 (33)
一九三一年土匪破县城的始末……………刘庆祥 (38)
第一次被绑票的经历……………刘庆祥 (45)

一九三二年土匪破县城史料

- 三进县城说降……………王悦安 (52)
一九三二年土匪破县城见闻……………袁和昶等人 (57)
破县城的前后……………年庆丰 (82)
破县城琐忆……………李子玉 (89)
第二次被绑票的遭遇……………刘庆祥 (94)
北山皮匪首覆灭记……………黄健民 王喜荣 (103)

解放战争时期土匪史料

- 解放战争时期的伊通匪患……………刘绍先 阎峻山 许长春 (122)

同土匪有关的其它史料

- 土匪和口租借及其它……………张庆麟 (135)
匪首赵全胜……………王喜荣 (139)
火烧吴家店吴凤起走险……………王喜荣 (143)
家破人亡闯江湖……………孙宝库 (150)
范云阁何许人也……………王悦安 西成录 (153)
自家人打死滚地雷……………王悦安 牟传江 (157)
火烧尹大老爷……………何守身 (161)
征稿启事……………政协文史办公室 (163)
编后……………编者 (165)

刀 砍 杨 玉 树

王 喜 荣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公元1900年7月），东北义和团掀起了反帝斗争，六月十三日伊通天主教堂被义和团焚毁。久有吞并中国东北野心的沙俄，以保护铁路为名悍然派遣几十万俄军，分七路（五路）入侵东北。伊通州境内有从京师（北京）经盛京（沈阳）至吉林乌拉的驿道。这条贯穿全州的大驿路长达二百五十五华里，是州内交通的大动脉。沙俄侵略军入侵黑龙江省后，便分兵南下，伊通境内的大驿路，成为他们侵入吉林的重要通道。侵略军所到之处刀光剑影，烧杀掠抢，黎民百姓遭到痛苦的蹂躏。

在国难当头之际，一些溃军逃勇聚集州南，由兵变匪。一些匪盗也乘机蜂起。在全州境内就有“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唧唧嘎”、“冯老俩”、“十四阎王”、“孤雁”、“大金字”、“小金字”、“占中花”、“思强”、“海北”、“石兰芝”等几十股胡匪。他们同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勾结在一起，到处打家劫舍，胡作非为，残害百姓。那时真是“有钱的怕绑，有姑娘的怕抢，走路怕劫，出门怕撵。”当时流行着：“大孤山的胡子，小孤山的贼，赫尔苏的窝主谁也别说谁。”闹的全州鸡犬不宁，民不聊

生。

伊通州朱兆槐对匪情、匪患束手无策，他虽曾派遣捕盗营剿匪，可是无济于事，匪警有增无减。佐领富勒吉扬阿，保英阿等人，也是畏匪如鼠，闭门不出。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冬吉林巨商牛子厚（外号牛犊子）派大车去盛京（沈阳）办年货。货车行至伊通州境内火石岭子时，被胡匪抢劫。车上的货物几乎被抢掠一空，损失严重。胡匪把抢去的脏物除分掉一部分外，剩下的东西都窝藏在窝主杨玉树家，以便日后分掉。

杨玉树是何许人也？若提起他的名讳，在伊通州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家在州北勒克山（乐山）的杨家屯，是个秀才出身，行四，人称杨四爷。他家财豪富，在伊通街有买卖当铺，在勒克山一带土地连片，有财有势，在州里横行霸道，与私官两厢都吃的开。他进出州里东西衙门（东衙门是佐领衙门，西衙门为知州衙门）象走平道一样，就连知州都惧他三分。胡匪“十四阎王”，“占西山”，“孤雁”等辮子与他公开来往。匪首“占中花”认他为干佬。他是这些胡匪的大窝主、大靠山。沙俄入侵伊通后，在州城西大岭驻一营沙俄侵略军。他通过其盟兄，俄军的通事王子厚结交驻伊通俄军总管毕全克，跟侵略者眉来眼去。人们说杨玉树要在勒克山一跺脚，伊通州也要颤三颤。

牛子厚货物在伊通州被劫后，便写封状纸，上告到省城。吉林将军长顺接到状纸后，深知伊通匪情严重，豪绅作恶，民遭涂炭，经过再三斟酌决定派统领诚明（杨诚明）到伊通剿匪。诚明在此之前曾到伊通剿过匪，在追剿“孤雁”辮子

时，“孤雁”已走投无路，子弹已经告罄。可是追到勒克山，杨玉树却暗中供应胡匪子弹，使官兵受挫，剿匪失败，诚明无奈返回吉林。这次诚明接到军令后暗想，要解除伊通匪患，必须先砍倒杨玉树。于是他向吉林将军长顺讨下了先斩后奏的号令，率领本部人马来到伊通州。

诚明到伊通后，把公馆打在州里最大的当铺德兴当。州里老百姓听说诚明又来伊通剿匪，都奔走相告。一些被胡匪糟塌的老百姓，纷纷到德兴当申冤告状。从勒克山来一位张老太太，状告杨玉树，说杨玉树的干儿子“占中花”抢去了他的女儿，窝藏在杨玉树家。他的丈夫前去要人，被“占中花”枪杀在勒克山西沟里。说完，哭得死去活来，从包袱里拿出血衣，叫诚明察看。张老太太走后，诚明派出的暗探回来禀报，说老牛家的货物确实藏在杨玉树家，还有数名土匪在那里“臥风”。诚明为了获得真脏实据，再次派人去勒克山两半屯和小西沟查访。

经过一段明察暗访，诚明掌握了杨玉树的罪行材料，于光绪二十九年正月派一营管带哈金奎去勒克山捉拿杨玉树。哈金奎带领人马到了两半屯，没有捉到杨玉树，却在他家搜出了几名土匪和一名民女，起出大量脏物，他急忙率领人马赶回伊通，准备追捕杨玉树。

杨玉树在这前几天，就带着两房老婆坐着小车子来到伊通街南王家屯，去拜访他的盟兄王子厚，还到街上料理一下自家的买卖和当铺。他想逛逛灯花节再回勒克山。这天，他正同王子厚和几名绅士打麻将。玩的兴头正浓，忽然衙东门的捕班班头慌慌张张来报：“四爷，大事不好，听说诚统领

正派人拿你！”杨玉树暗暗吃惊，一打听才知道火石岭子案件犯了事。在场的人都知道这案件的底细，劝他躲避一下。杨玉树说，“诚明早就想锯倒我这棵树，可他没有真脏实据，定不了罪，不用躲避，看他把我杨四爷怎样！”经大家再三相劝，他才同意先去大孤山，再去半拉山门躲避。临行时，他又同王子厚和几名绅士策划一番，说他如有牢狱之灾，请设法搭救。嘱托完毕，翻身上马，带着大老婆、小老婆，从王家屯，路经州城南门，往西门走去。

杨玉树的车马刚到西门，正巧哈管带率领一彪人马，烟尘滚滚地从勒克山回来。哈管带追捕杨玉树心切，差点没同杨玉树的马头相撞。他勒住战马一瞧是杨玉树，急忙甩蹬离鞍下马，双手抱拳微笑道：“下官奉诚大人之命，去请四爷，幸好路遇，请四爷光临。”杨玉树心里明白，催动坐马想要脱身：“请管带回禀大人，等过完元宵节定去拜访。”说完杨鞭打马想要溜走。哈管带命军卒拦住马头道：“杨玉树你走不了啦，有人告你，诚大人传你归案。”这时几名军卒将他围上，杨玉树心想，他一个小小统领能敢把我怎样，去何妨。于是他把妻室打发回家，随着哈金奎来到了德兴当。

诚明听说捕到了杨玉树，在他家起出了脏物，搜出胡匪和民女，就吩咐把土匪带到大堂。经审讯，胡匪供认他们有的是绦子上的二柜，有的是水香，有的是炮头，都是胡匪中的“四梁八柱”，有一名参与了火石岭子的抢劫案。诚明叫他们在供词上划了押，带下堂去。随后又把那名民女叫来审问，她哭述了被土匪抢劫的经过和在杨玉树家的不幸遭遇后，也被带下堂去。

杨玉树被三五军卒推到堂口，他见堂上坐着一位三十多岁的武官，白净面皮，五短身材，浓眉下两道目光逼人，脸上有股刚毅的气魄。他想这一定是诚明了。诚明往堂口一看，见杨玉树头戴貉壳帽子，身穿貉裘马褂，脖子上捂着一张火狐狸皮，脚上穿着趟头码子，好生气派，就故意问道：“你是杨玉树吗？”杨玉树心想，“在伊通州谁不称我杨四爷，连县太爷也不敢提我名讳，你小小统领就这样放肆。”他走到近前也不打躬施礼，拿着爷太的派头，眼皮往上一翻，只用鼻子哼了一声。诚明见他这副目中无人的架式，非常气恼，劈头问道：“杨玉树，你见到本官为何立而不跪？”杨玉树微微冷笑：“我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能跪你这个小小统领？”“杨玉树你可知罪？”诚明追问了一句。杨玉树挺胸一挺：“我一不欠粮，二不欠草，是私的不吃，是官的不犯，何罪之有？”诚明被激得两眼冒火：“你强霸民女，残害百姓，隐藏胡匪，窝脏吃脏，难道不是犯罪？”“这是诬告，没凭没证岂能定罪”杨玉树又顶了一句。

诚明心想，这小子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叫人把人证、物证带到大堂之上，同杨玉树对质。杨玉树一看铁案如山，如同凉水浇头，怀里抱冰，背后直冒冷气，两腿发颤，刹时矮了半截。但转念一想，我在伊通州是个头面人物，又有功名在身，闯过了多少大风大浪，怎能让这小小泥潭把我陷住。于是他腆了腆胸脯，长了长精神，强词夺理地说道：“诚明，上有吉林将军府，下有伊通州衙，我犯罪也犯不到你手里，看你把我怎样？”

诚明一听心头火起，命军卒把杨玉树绑在马桩子上，狠

四十皮鞭，煞煞他的威风。这四十皮鞭把杨玉树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淋。谁知不仅没有打掉他的威风，他回到大堂反而泼口大骂：“诚明，你私设公堂，拷打爷家功名之人，我要告你。”诚明喝道：“你既然是功名之人，就更应该遵守王法，安分守己，为何胡作非为。别说你是个秀才，就是状元犯在我手里也决不轻饶。”杨玉树心想诚明不过是威吓他，不能把他怎样，就故意将了一军：“诚明你好大胆，要想斩我，光走公文的毛头纸也得先买上二斤！”这一军，把诚明将的火冒三丈，“囔”地声拨出一支令箭说：“吉林将军赐我三支令箭你可知道？你仗着你树大根深，我的刀砍不动你，你想错了。我斩你不用说买二斤毛头纸走公文，就连二指宽的纸条也不费，就地正法。说完诚明传下军令，给杨玉树上了法绳，要推出西门问斩。

就在这时，一名哨官来报，说杨玉树的盟兄王子厚串通了侵占伊通的俄军总管毕全克，要派五百俄军在西大岭劫法场。诚明怕与俄军发生争端，不好收场，就命令军卒把杨玉树推到东门外用刑。又一名哨官禀报说，杨玉树的千儿子“占中花”勾结“占西山”、“大五轮子”、“钻天鹞子”等络子云集东门外，要劫法场。在哈金奎捉到杨玉树从西门往德兴当押解时，一些同杨玉树有交往的富商豪绅，在王子厚的串通和要挟下，都来到德兴当门前，保释杨玉树。他们当中有大财主王翼南，西烧锅赵掌柜，东轿房的刘小辫，西轿房的关子珍，就连东西衙门的一些地方官员也来说情。城里的一些市民听说要斩杨玉树也来观望，把个当铺门前围个水泄不通。

诚明一见西门外和东门外设不了法场，门前又来不少保人嘈嘈嚷嚷，闹的心烦意乱，在大堂上踱来踱去，心想对策。这时管带哈金奎进来禀报：“统领当铺前的保人要求见大人。”诚明一听保人要求见，计上心来，就对哈管带说，“哈金奎，你告诉那些保人，叫他们略等片刻，我就同他门面谈。”随即又向一名哨官吩咐说，“你把杨玉树锁在当铺的号房子里，当铺的四周要加强警戒，不许任何人进入当铺。”诚明整理一下军装，带领哈金奎和两名随员走出大堂，来到了当铺门前。那些保人见诚明出来接见，都一窝蜂似地围拢上来，打躬施礼。一阵寒暄后，诚明抱拳当胸说：“诸位父老乡亲，卑职奉吉林将军之命，来伊通剿匪，靖乡安民。杨玉树却通匪、济匪，伙同胡匪残害黎民，犯了大清律条，本应就地正法。但因诸位连名具保，暂且关押起来，待解到吉林后，听候将军发落，诸位请回吧。”众保人听后都半信半疑，窃窃私语，不肯离去。

诚明回到大堂，命一名哨官把杨玉树从号房子里提出来。这时杨玉树面如死灰，两眼发直，浑身发抖。诚明一挥手，急命军卒把杨玉树从德兴当后门推出问斩。几名军卒手执鬼头大刀，身披大红，把杨玉树推到铭记号后边的臭水泡子前，手起刀落，杨玉树一命呜呼。诚明验了首级后，命号兵鸣号。那时要斩人得先鸣号，后用刑。刚才诚明是施用缓兵计，假称把杨玉树解到吉林，听候将军发落，怕同众保人纠缠不得脱身。

几把牛角号刹时呜呜地响成一片，震动了伊通城。当铺前的保人听了大惊失色，呆若木鸡，土豪劣绅听了胆战心

惊，丧魂落魄；闻首匪处听了如坐针毡，毛骨悚然；黎民百姓听了拍手称快，奔走相告，赞扬诚统领不畏强暴为民除害。

刀砍杨玉树的消息，象一阵风似地传遍了伊通州，景家台有个地头蛇叫景会，人称景老太爷，绰号叫“景秧子”，平日作恶多端，闻讯后，怕作刀头之鬼，就吞金自杀了。州里老百姓流传下一句话说诚统领“砍倒杨玉树，围（吞）上一面井（景）。”在此前后，诚明又处死了“石兰芝”、“占中花”等匪首，解除了伊通的匪患，才返回吉林。人们说树倒了，（指杨玉树），花落了（指占中花），枝干了（指石兰芝），诚大人回船厂了。

民国十年（1921年）秋，吉林省吉长镇守使耿玉田被免职后，诚明任吉长镇守使时，曾来伊通驻军。

仁义军袭击县城

王喜荣

民国11年（1922年）12月6日晚，双阳县给伊通县来电话告急，称“仁义军”匪首小傻子和“公平”率大股土匪窜入双阳县境，请求伊通县派兵驰援。伊通东邻双阳，土匪在双阳骚扰，恐危害伊通，县知事朱约之闻讯后，当即派县保安马队长初林率马队20名驰援双阳。又急令各区警察和各附团严加防范。

7日“仁义军”由双阳县窜入伊通境内二道沟一带。伊通县公署命县保卫马队队长何毓珊和保安游击马队队长孙文阁率马队28名前往迎击。8日7时在二道沟与土匪接仗。开始时土匪不过三四百人，后来愈聚愈多，战至下午1时，保卫马队和保安游击队子弹不足，匪众兵单实难支持，当即飞调警察第五区分所长张壬辰率警应援。张任辰率队由下午2时战至5时，因匪势猖獗，便撤退防护县城。

这次战斗击毙土匪十余名，尸体被土匪夺回。生擒匪徒刘四海，救回人票张万祥，缴获骡子4匹。

县知事朱约之鉴于匪情严重，便将情况用电话禀报省督军公署。督军公署令宋团长由双阳率队来伊通剿匪。宋团长在双阳来电话通知伊通县公署说，他的部队于明日即可到达

伊通。县公署为防止土匪袭击县城，派警团分路设卡阻击。土匪探听到宋团长要率队来伊通增援的消息，便于夜间采取行动。他们装扮成路南平的军队（人称“花膀子队”），在左臂上用布缠成五色梅花，一路上绕过警团哨卡，于9日3时许大股“仁主军”突至县城。

“仁义军”从东门闯入县城后，路经苟荫堂家门口时，开枪射击，要老苟家打开大门。苟荫堂家是座深宅大院，四周是青砖墙，在大墙的东南角和西南角有两座炮台，雇佣不少炮手，是座响窑。苟荫堂的父亲苟丰基以为是小股土匪前来骚扰，就叫炮手开枪还击，击毙土匪一名。匪徒势众，用枪封锁炮台眼，使炮手难于射击。有几名匪徒架起人梯在火力的掩护下跳过院墙，砸开大门。苟丰基见匪徒冲进院里，从屋里出来想要把土匪打出去，刚开枪就被土匪打死在门口的石阶上。土匪抢掠一阵后，又把苟荫堂的二弟给绑走了。

在苟家大院西侧住着崔占魁一家。崔占魁家虽住伊通却在公主岭河北经商，他是天成功的掌柜的。在这前一天，崔占魁因家中有要事相议，从公主岭赶回来。事情刚办完，就遇上土匪袭击县城。就在土匪攻打苟家大院的同时，有几名土匪窜到崔占魁家叫门。崔占魁开门后悄悄地躲藏在猪圈里。土匪闯到屋里，要绑崔占魁的父亲。崔占魁怕老父在缙子里受苦，从猪圈里走出来，让土匪把自己绑上，把父亲留下来。崔占魁被绑票后，老崔家准备用巨款把他抽出来，先后派十二伙人去追赶“仁义军”。因“仁义军”被花膀子队打的马不停蹄，派去的人始终没有同“仁义军”接上线。后来崔占魁被土匪折磨惨死在东丰县小荒营烧锅

了。

土匪在攻下苟家大院后，七八百名匪徒将伊通县公署四面包围。县知事朱约之此时方知是土匪前来袭击，并非是路南平的马队，随督促警察和保卫总团还击，激战两小时之久，匪徒愈聚愈多，警团难以支持，土匪由县公署和警察所的后墙跳入院内，于是双方发生格斗，土匪凶悍猖獗，警团溃败，县知事朱约之见大势已去，率领保卫马队携带印信撤离县署。县城失守。

土匪攻入县署后将监狱看守所和警察拘留所打开，释放监押犯王庆才等89人，看守所在押犯高景全等72人，除17名未逃外，共逃脱犯人161名。在这些逃犯中，有部分犯人获得土匪提供的枪支弹药，入伙为匪。土匪随即打开仓房，将官兵在剿匪时收缴的赃枪、赃物抢掠一空，有警察所存放的各种锈坏枪33支，各种口径子弹5万多发。有各区队的蔡牌枪10支，子弹3万多发。他们还搜遍了县署的办公房间，大肆抢掠。县署征存的租赋，因逐日存入永衡官银分号，未遭损失外，县署财务局地方款项损失奉小洋193元，司法存款项下共损失大洋1777元，奉小洋1308元，吉钱1400吊；印花税款损失吉大洋18元，未售印花折合吉大洋558元，未发的恤金及各项杂款共损失吉大洋5576元、奉小洋1521元、吉小洋2799元、吉钱5150吊；行政存款共损失现大洋19元、吉大洋890元、奉小洋563元、吉贴2154吊。土匪还举火焚烧了县署附近草房5间，保卫马队房屋9间。保卫马队屋内放的鞍辔等物均被付之一炬。

在这次破县城战斗中，在县公署内外阵亡的有消防队兵王和、看守兵郎德山、第二区警士王文清、第九区分所长王国

栎、保卫第一队队兵王海春、保安步队队兵王德俊，商团团丁孟玉堂等14名。受伤的有县公署科员陈昌敬，司法队兵胡梦九、看守兵刘长庆、保卫马队队兵富贵恩、第一附团团丁孙国才等10名。在署外击毙土匪20名，在署内击毙13名，共击毙土匪30多名。

土匪在攻打县署的同时，另一股土匪拥入街面，大肆抢掠大小商号和买卖铺商，共有94家商号遭到洗劫。仅福兴当、福兴顺、瑞升当28家商号就损失21万元。使94家被抢劫的商号无力营业，只好联名向省里申请借贷，以维持生计。土匪还绑去商民人票赵星五、崔占魁等12人，枪杀苟丰基等10人，焚毁常俊亭等9户产屋8间。各商号和居民被掠抢去的财物难以数计。

伊通县城民众对土匪“仁义军”和“公平”破县城都非常愤慨，认为是县公署事前疏于防范，当时又未能组织有效的抵抗，致使县署被破，监牢被破，犯人逃亡，商民被抢，全城遭到蹂躏。究其原因，是由于县知事布署失当，防范不严所致。县城民众随将朱约之失职一事控告到东北保安司令部，要求将县知事朱约之按律治罪，以解民愤。

东北保安司令部批复称，查该民等原呈并未具有姓名，难以准理。惟控告关于知事朱约之溺职失城，情节重大，虚实亟应详查，核办以平民愤，相应咨请贵公署查明，核办且复。

伊通民众告县知事，上级要县署查明，这桩公案难以结案，不了了之。朱约之未受到惩处，后于民国12年12月去任。

（参阅档案资料整理）

千里追剿南平匪

许 长 春

民国10年（1921年）12月19日，报字“南平”匪帮在匪首大柜陆云亭、二柜“五龙”的带领下，约一百五十余名土匪，在奉天省梨树县界郭家店附近盘踞，该处距伊通县四台子屯只有20余里，一旦窜入为害甚深。县公署根据情报，立即命令警察所所长张广成率保安游击警察马队、保卫第一队步队各50名星夜驰往四台子防堵截击，并命令该区警察及附近保卫团队一起协防。正在布防时，23日又获悉有马匪150余名，均着陆军服装，枪械整齐，由奉天省怀德县窜入伊通县境庙子沟地方，抢劫过往行人车辆的情报。随即飞令第三第六两区警察迎头剿击，防止窜扰。一面飞调警察所长张广成前往援剿。第三区区分所长张任辰奉命率本区长警50名立即整队出发，驰往该处，探明土匪还没有逃走，考虑正面进击，兵单难以获胜。当即带长警绕到庙子沟北岭，该处四面皆山，颇占地势，警长将长警分踞三处山头，这时天已见明，远见该匪分为三大队向东奔窜，马队阵势整齐。警队攻其不备，迎头开枪，三面截击。只见有身穿军官服匪首数名，各持自来得枪，率土匪约五六十名，蜂拥直上，企图枪

占山头，先后三次都被分所所长率警击退。这时警队与匪队彼此相距不过半里之遥，当即击伤匪首1名，中伤落马五六名，击毙匪马数匹。这时匪马队陡见纷乱，分所长率警奋力射击，积极进攻，拟夺取伤匪。土匪第二马队五六十名急驰前来应援，一面向警还击，一面将死伤各匪夺回（内有死者1名）。因匪强警弱，不便近剿，分所所长率警退回山顶，三面兜击，匪不知警兵多少，不敢恋战，向西败退。分所长率警下山搜查获得十响枪1支，杂色骡马17头，鞍子2盘，马搭子2个，口袋2条，药匣子2个，八门书8本，击毙匪马3匹，伤1匹。在10小时剿击中警队未伤1人，阵费套筒枪子弹2373粒。据侦探，土匪马队已逃至黄岭子地方，当所长率警追至太平沟，剿击1小时后，五、六两区援剿警队同时到达。这时土匪马队又向周户屯一带逃窜，天已黄昏，警方子弹已殆尽，未敢继续追击，收兵住宿。次日土匪挟持被绑去的“人票”和被抢去的枪械、衣物往奉天省东丰县境逃去。土匪此次串扰绑去刘新泉、刘乃勋、刘桂岩、刘镜贤、高青显、刘富人等“人票”6名，抢劫刘新泉等23户枪械70杆，子弹5665粒，骡马15头，洋票2795元，衣饰杂物243件。（详见“南平”匪帮在伊通境内“绑票”和抢掠各实物清单）。

12月25日警察所长张广成奉命会同驻伊通陆军骑兵团团长王俊臣所带领的炮手队20人和第六连连长范殿升、第八连连长马成龙带骑兵40名，连同警察马队保卫团步兵各50名，共有马步军警160余名，前来追剿“南平”匪帮。当“南平”匪帮进入东丰县境时，所长张广成考虑，“匪既在伊通境内